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熾之姪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

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踈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足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

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脩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

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間掌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麤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

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爲健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頽然不動禮之行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即爲不仁恐爲動之始動靜恐皆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微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爲其

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之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

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

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上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之爲燈燭炬燎金之爲刀斧盤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之爲塼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爲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

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墼之類又說不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當作言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

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爲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爲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爲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握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爲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爲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

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墮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爲冬藏仁爲春生禮爲夏長義爲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爲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

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以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

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不能是不為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物得形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此自是安於不為者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

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爲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爲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爲而未爲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猶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揔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

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澄之為清其惡可易之為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故其氣錯揉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

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

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間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

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

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

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

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

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

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

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

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

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

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

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宵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戛刮擦磨治其簾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爲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

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迹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

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

朱子大全 卷之十一 十四
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
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
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
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
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試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
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
天焉則恐仍只是善柰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
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本
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會動着似即南軒所謂天心

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
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
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爲即屬之人既
屬之人即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
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
偏駁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
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
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
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
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
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

就下其可使為不善猶水可使過頽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 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見印行文集 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為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為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

必由學又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為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頽有此而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

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揚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
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
竊以爲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
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爲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
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
非爲直竊以爲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
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足子嘗
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
以爲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已

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曾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
毫私欲爲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爲自無往而不與此
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
曾不改吾樂焉曾替之志恐是其曾中脫洒略無繫累
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
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
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爲
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
然順適不假作爲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
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攥券行時本不自在
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
天淵不侔若曾替可謂真知其爲天理但伊川則謂其

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爲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閔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鬪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在彼處去但依舊蕩漾湖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

然無入處昏惰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特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

在夢

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

雖知得是夢

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甚而難開
汚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 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
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
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
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
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
氣怯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爲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 賜
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

褌之子爲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
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
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
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
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
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
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
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
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
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
褌之子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
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

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爲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爲復只祔于祖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

續集卷一
三
李鼎
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没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梅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

克迪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焉假守密邇治封政
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 聖恩強畀民社扶曳至此
不敢爲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
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裨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
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
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輒擬
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爲楷式諒仁人之心無
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

知所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允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糴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掾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

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某數日爲江西舡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開始得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掾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勸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敬以爲請當辱垂念也

昨見三榜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己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聖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孚于上
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
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
嘗爲錢漕借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
戶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
歎可歎

某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來聽道塗竊知採荒之
政究沁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
之巧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此首談長
若採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

湏此也敝郡兩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
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
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
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願上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
未知 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隳尚賴聖明照
知本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消塵可
以復伸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某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
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爲言故不復叙植桂
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
指意闊疎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

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辱垂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澹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贍字不應遺忘恐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叙契丈二事皆可以為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為浦城尉尉始來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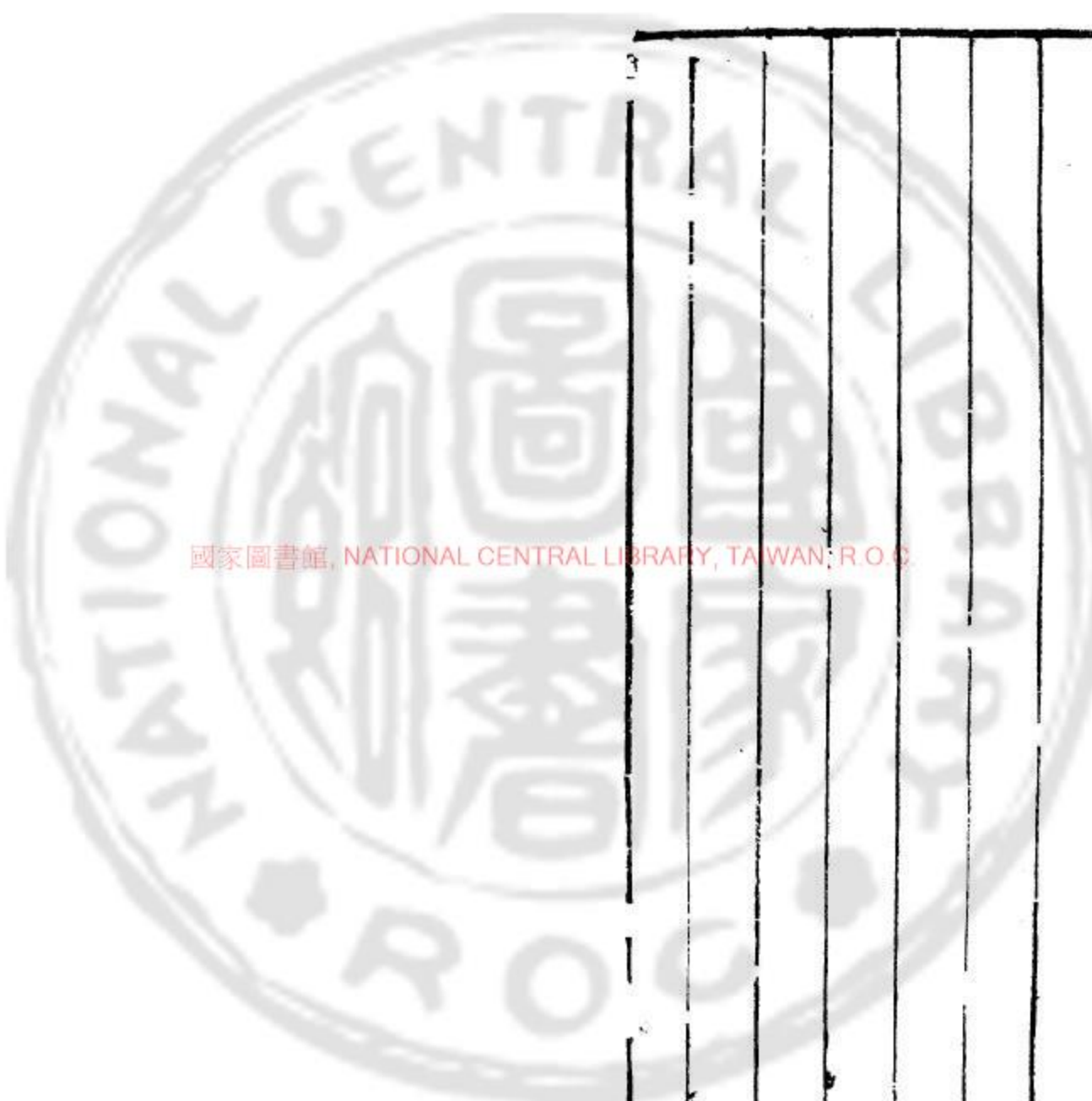
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 文公

先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

文公之畢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風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風如尉者又寧有幾賢矣哉劉侯王山人文公嘗為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有感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廖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王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

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沙隨可久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履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第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求鄉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往閩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斷寄秋蘭小詩為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栢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啓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未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攙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牒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昆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批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減尅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糶

卷第十

公核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糶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躡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

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
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剌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
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
山長黃鏞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 時事出處

劉共甫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又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
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
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
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
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
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待以歸足矣二姦雖
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為是未有敢乘此
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為
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



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
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
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
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
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
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
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
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
俟此字耳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
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
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逃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
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
乃東歸至櫛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憫
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
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諾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
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
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
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譏諂面諛
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
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
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訂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
失之於前尚可掙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

之其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鄉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柰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

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隕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親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墮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甚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

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啓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江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鳧鴈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入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未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子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檢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

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之內其足食乎小謹何益
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
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
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
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衝痛哭之書見之否說
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
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又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
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揀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
爲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爲可慮耳今歲之事

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
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遂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澂
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
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
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
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
非徐老之比也苟溝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
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
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爲場屋計乎
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函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鈇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

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冒火着奔馳赴掠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

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施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馬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闖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容檢鄙論爲答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祖檢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

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
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
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某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
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
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
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
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未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
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
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
稱許何以當之抵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瘵精力全
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
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
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道此人告羅其境或恐
吏民有持閑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
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
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
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
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
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
未有亦恨太踈果墮語穿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

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柰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旣無所爲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其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廢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鄉想歸久矣揚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又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道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竒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旣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尙請私義粗安若命懸意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莆陽方楷家裁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

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在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爲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矍然爲之汗下盖又矣莫有以此警效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子

予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入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旣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 恩遺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群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爲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

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榦方之任以蕃衛王室
為心亦豈能恣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
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
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
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
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為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
謚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
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
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

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李婦之戚長沙除
自未之敢承其間盖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
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悵悵

鄉入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
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
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
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
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
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
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

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其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為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為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後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又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即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為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又然亦

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
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
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
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
日不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
初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
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
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效而傳聞愈
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
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
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之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
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
體候何如得李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
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
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
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
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札而令女亦不起疾
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
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文去冬尚幸一見

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溯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後，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棗，齧舌然，曾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正則摹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入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

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示涪刺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閑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竒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旣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廬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卿爲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殯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閒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鄉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途中患難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爲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其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樞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夫較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
惟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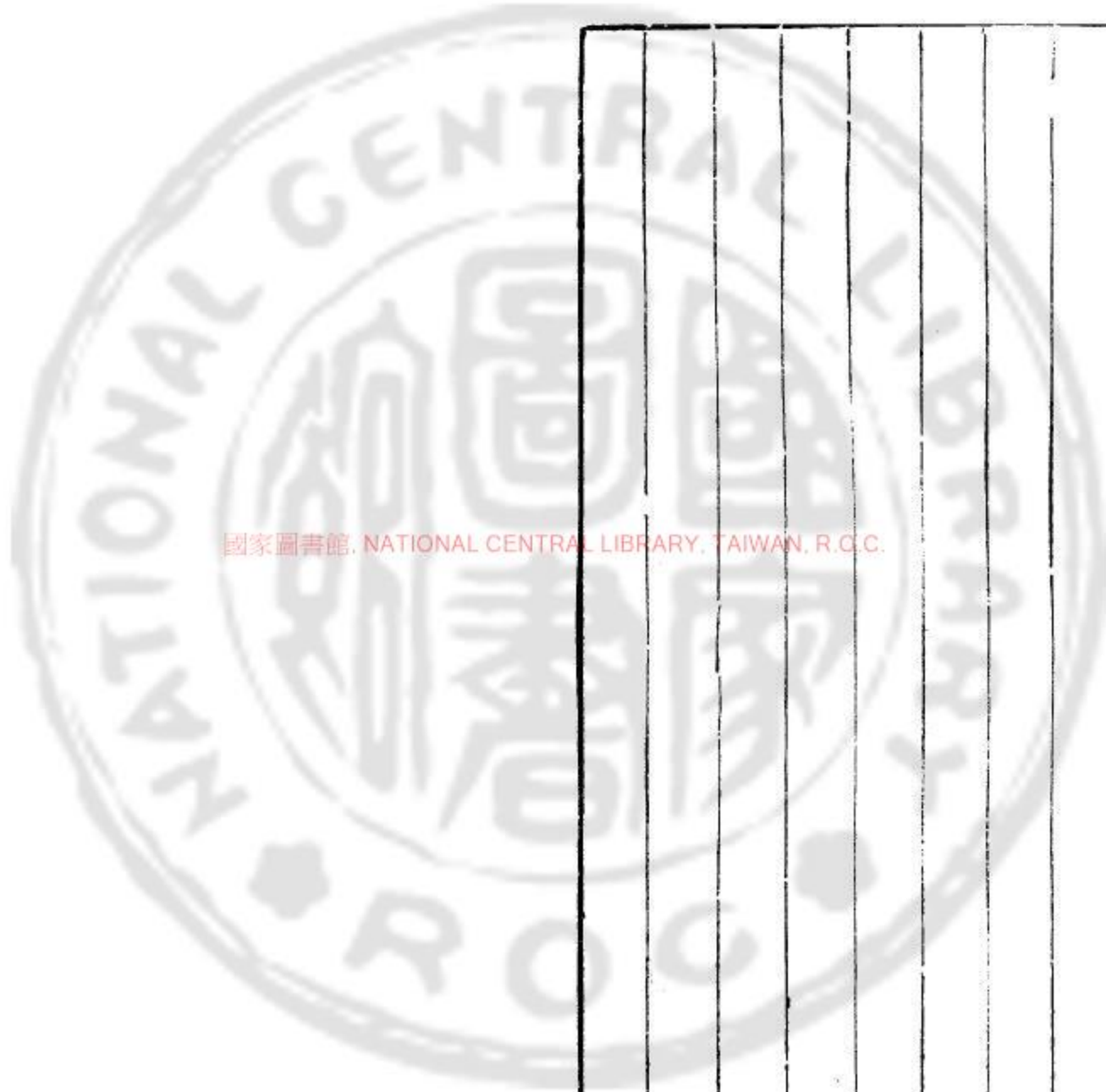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文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

如其所請此諸人擣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
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矣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
蹤初亦何足言願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
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
之未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李通徒步上
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
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况之適足以爲耐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
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

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
謹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其季子沉字仲在
侍旁不知何故不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
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
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
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
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
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
受亦未見草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

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黃少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等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和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

自愛爲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苾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願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題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

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恣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諭蓋已慮之袁丈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群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十間卽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鄉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其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爲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爲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爲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爲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爲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柰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發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柰何柰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爲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入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求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
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
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
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
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徒宮
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
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
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
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為作季
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
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其為
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
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
等事若整頓看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
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
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
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
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父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父

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接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文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何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壻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合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發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爲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諸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迤邐矣其中聞亦甚杞裡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爲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于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諒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

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
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
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
爲恨耳潭幕支使王彜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
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
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
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察諸司列言之而未
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
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
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
是嫉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答之勿以厥弟爲累也
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爲作相西精舍已成恐有合

求助處幸留意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
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侯營壘
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
勢須鐫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說吳畫佛入
城圖中大魔王舉
指可發
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
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
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
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
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
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

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但不能爲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爲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意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頌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爲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爲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爲備

不當求細民之譽歛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不謂賢者亦爲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爲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

生無一人敢正其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入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完辦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間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

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用中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稟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平父歸說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郡武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婿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入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婿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爲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劭植圃淺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麟之爲極十之爲謀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况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文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歛盡其說耳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

日總說得徹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措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爲望汀鹽之弊已極子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扞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爲四營者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

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為
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
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
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
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
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
別帑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
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比決
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
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此筆以俟命也
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
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
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
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
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
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
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
書問頗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
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
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州縣祈
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故者唯

鄉村所禱全無可据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橋 見甫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范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令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不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及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 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閭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

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帙亦勿示人爲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家藏帖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

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
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
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
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
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顏子
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
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
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問也
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
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
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
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

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
就藁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
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
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審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特
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
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語
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
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
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

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反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

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第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然已爲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

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効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帝尾之喻已悉然臯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龜年 以下正堂之孫江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决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

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吠暗暗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効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活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

劉氏用

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為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手越否亦聞不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社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口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懋時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押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黃岩糶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興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急當則當別為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為計度見任官中有何人可委謝戶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無無飢饉之憂

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

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虚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揚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

入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如元正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投行不知曾見之否今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書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厖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

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立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

又發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郎不為保奏只向承
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幾然不暇預也
喻及祠記碑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
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
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
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
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
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
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
考之也昏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已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
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
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已略為草定數
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禱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
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以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
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
又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
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
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
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

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
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
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
日伏惟于後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
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
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
倨侮之譏而匆匆畧刺之問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
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
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
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

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
熟慮而徐應之母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
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其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
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云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
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
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
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接
隨分擾擾偷閒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
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
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

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
悴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畧脩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父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

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聞旦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直鄉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巳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隋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寫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迨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春集中外俱安

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
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
不能不掛懷抱耳向丈得書却來說及薊林集要序甚恨
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
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
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
交遊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浙東知
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解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
况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謾往幸
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亦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
旦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以戒本各爲冊而皆以雜儀附

劉子澄

之今人家小兒女各收一本讀誦爲便也
今此冊爲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
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記問
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刻并廣之也

某遂自前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未即死然
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
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
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
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
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
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

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効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此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上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轡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眾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頽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

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其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遇 子合之姪孫鎔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

對設又似敬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
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
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爲定之爲愈也

海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釣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衆謂明公宜還釣軸尚此遲遲不無舛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罄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

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其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後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行言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甌寧宰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素庶曉事再爲甌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懈

李大全 別集卷四
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歛煩擾首効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欽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在疴踰年療治無瘳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麓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

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喻及徽縮文字不知曾爲剡奏否
更得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充有
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爲忠言自是士
大夫顧望蓄縮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
之後寂然無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
可寒心計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
况望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
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
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
悞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
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
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也別紙

悲喻求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
足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遇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
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慝日
遠則久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
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僭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
具稟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
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辭事來此
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
已令陳員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

朱子大全 卷之四
周榮
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間曠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曠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别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爲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片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

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柰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開莫子齊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爲幸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示下當畧改入題處别作跋語爲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旣未成詣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時金數年質易稍有資聚
今秋困索債馭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資又舉貸以繼之
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抹
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
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
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稿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
修為之方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
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
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
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
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
易可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
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廢渙然
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
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 德明 槩溪刺於紹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誦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
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
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
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刺耳朱舍人進用
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
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

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
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鞢了鄉
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
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
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元履弟

胡德方家藏

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視之不巾不

見也戒其子

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以右有之一節

所為文章若論議訓

說合數十卷

卷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句包之如何

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

長於

云云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道

之

除此一條蓋前已有此句親舊字可包舉也

泣拜奉嚴君亡教之狀以銘文為

請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已
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
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
興利除害調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
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
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
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
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
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富南北通語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發用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之

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季手示獲聞比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求家藏

承之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爲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尙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蹟甚奇輒欲就

請摹刻以垂學者 去卒只一兩月可了即專入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踈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乖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顛隲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專不勝歎服蓋所開警
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
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
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
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
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
後客食今既待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予之於父臣之
於君飲食必先品嚐之而後取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
待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
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舊
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

華意以爲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
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然猶復忝郡■竒上恩
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更責免章再上諒必得
之也予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
遣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
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
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憊筋骸縱弛
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

殞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街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歛衽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準各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

梓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業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墮深以自歎然問

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稅駕之所柰何柰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
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讎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鑄改方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爲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爲疑聞吾丈亦有着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子鄉官期必不遠未及爲書極懷想也景陽得時親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去恨其不勇爲也天下豈有兼

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
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今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為有力
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帑而脅取之者此與法令
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火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
量分自安想賢即熟聞庶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憤
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
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其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渠
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俟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
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
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
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
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眷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
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專人致
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
庶遂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遠醜
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
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

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文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為今秋潛試計也後生輩未忘進取為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鑲鏡川墨拜領鑲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素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頓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

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敢更變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久去約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其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煩并爲說
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
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
區之願不離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
然既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
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
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
况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襄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
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
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踈尚恐有避事飾詞
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
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
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
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
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
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見衰
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
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頃力請以

得爲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爲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予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効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爲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雱字韻險捏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爲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願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濠事冗未及上狀各煩致意趙鄉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守乃翁志銘略爲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求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爲可譽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閑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
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某去
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
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
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
久不得書今年爲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翻騰一
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
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繙得一二小小文書
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
爲况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
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
不見効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
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覺次擾擾如
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閑中一歲而喪三雋皆
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
之亦爲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
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
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
携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
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彥肅

友人林井伯艾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

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壬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帝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

輩歐王曾蘇所爲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爲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大率闢揆已字太多反失正意據題意則治已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重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五
書

方耕道來

所示劄葉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已明白與未耳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然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頃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

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來未得書不知爲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父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不爲父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密之又不欲公言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尤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爲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此言

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爲容說媮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甚佳大慰久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旣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憇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爲佳也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惺莫已旋向安矣
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
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
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
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管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
入也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
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
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

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
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
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
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
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
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

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憎耳某懇詞除命候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揚生道夫鄉居託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為入侵侮或有不
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
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莆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胃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

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

間說曲名皆連也

○學古

某忽被鑄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浼幸以某故少加照矚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累及諸賢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

二儀然比板樣爲經子則不足爲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子分數以其幅之大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還盡數爲買吉貝并附來然湏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昇矣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刺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才城寧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爲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大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刺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恭家藏

未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未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茲之不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 未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某書

皇甫文仲 斌 以下文仲之孫爲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駟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

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賁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熱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爲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今付來介看畢幸示

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容擬定續奉報也荊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某輩衰懶只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况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

要處者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為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待安穩即為荆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為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為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太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厲又不免為賢者之費甚以為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刑名分數竒正之學幸為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為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甫帥 調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為恨年來奔走疾病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仰之勤茲辱惠書且承俞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為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筠陽極為得策但太尉丈忠誠勇畧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不容又此間退矣某踈拙自信仇怨朝幸上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桐祿安處田間戴此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

念矣無由會面鑿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荆 蒲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走前路謁見以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躋華要而賤跡陟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未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爲相見也頒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

効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友問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爲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爲最久知其人爲最深蓋其學問不爲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爲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爲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興於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入語次扣之足以知鄙

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願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榜文亦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匱竭尤未知所以爲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榜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移并以榜文三百道仰累願指散下曉諭不勝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爲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漢之曾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和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爲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入不爲帶行今內一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孫應時頃在湖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安矣消長之決諒已非遠夔不恤緯之憂伏想同之也傳之爲况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榮被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某幸得為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款承餘論而遽為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荅也小史汪致明頗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命它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幸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

能為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

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唐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狃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狃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狃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

狃者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闐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狃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狃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之勝風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秘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筴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十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彦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體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中屨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在顧接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兩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昏送上幸視至魏甥恪即向來病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報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旣以日莫遂東走楞伽折桂夫此一見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媿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

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斲尤珍感也臥龍亭

予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乍寒道體增勝爲慰臥龍新庵主入庵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荀感感人還草草少間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曾孫沂藏錄彙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

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陔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此年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禪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知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

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為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
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稍惠長牋副以劄目情義周
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
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
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為賜大矣若復為
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
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
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
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
擇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冀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
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為異時承教之地為幸

林熙之

去冬在顧幸得數日以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疎無以
少助潛思之妙耳奉旨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為慰為慰
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為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
深惜而明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
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
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作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
覺聞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夫之自然當處見得不
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
關雎之類為興鶴鳴之類為比嘗為之說甚詳今此本偶
為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
下句義有取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
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

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廻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裹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湏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第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啻曰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書

林擇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

曾孫肇家藏錄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輶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其他不能遍



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爲詳論之文定祠
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夫
祠記渠令爲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子
細僉出及注合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
南軒甚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芮漕處也三序并告
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不厭詳熟也千
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
裏想耐老人之意又聞尊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治不無
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爲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
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

身質之也問答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偶此
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川不知達否聞
欲來延平別石丈能與擴之垂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
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
元禮耕老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別狀樓
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况稠乃木稠非雲稠也更
可得一二見報當爲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
以講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
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
欲往臨安以資用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却

欲且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尚幸擴之之輟行也未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垂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落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此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釋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其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

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文看如何向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爲佳外書既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來有不知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爲久遠計也并白鄭文看如何却示及爲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某竟不免爲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爲此邦料理減稅事旦夕刻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爲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博彈射耶云云來此間非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句兩到學中然殊未有慰人意處

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入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帑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祭儀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

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晞之似亦曾相見來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鄉書乃附劍浦劉親不謂留帶至今欲檢藁本再錄去又思擇之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廻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說淫邪道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不將它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為此張張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以此文字固自

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秘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淹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為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軒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為錄寄此近於蔡季通處見庭聞彙錄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悶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即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顯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見為戒亦不可不使深鄉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為促深鄉早寫寄來

舜臣相見未向逝中亦附書矣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
痛與說恐頽波之中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
有一賢宗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夫
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料頃嘗畧勸之聞今年又往試
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極不佳果如所傳亦
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知爲况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
未報不知後來看得又如何也

深鄰詩市墨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箇因循
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
抑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
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
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此無以助
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米府中之難自百事節省尚
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
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充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茶在
其弟處頃爲於其鑿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
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興學之意如何可尚可尚但聞
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
爲主其事亦難爲進退耳擇之已辭尤川耶彼學中今復
何人料理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
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有幾何在
彼擇之爲帶得幾過古田十萬早示一數於建寧城下

轉托晉叔寄來爲幸或已去手能爲收拾專在一穩當入送來尤便此中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爲妙須知昨日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而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

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爲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願恐益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爲恨不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旣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擴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

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
蓋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
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
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必不可通
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耳傳中引曾子曰知
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解在允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
鄙意正如此又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
以書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安帖要
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便昨日得伯諫
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
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允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
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允所
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
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
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撥之亦來得數日遊談
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
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
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日力不足爲之柰何

林擇之

尋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爲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
鑑峰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寫得未有倫
理方欲爲畧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

如此立說只當以語解爲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釋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釋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爲况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

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夕占之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尤溪學記及克齋記近復改定及改去歲仁說答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某哀苦之悵秋來增劇頽念日月易得而言容邈然發於
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
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爲入城計
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
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
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
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爲慰所示文字皆甚佳
深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之義答問後便多寄
使得反復爲佳恐有建寧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
因往尤川甚善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

解官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頃及此物色
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宰許多心力商量爲佳近看
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
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已意去取諸家定爲一書與
向來大字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畧抄出節目
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後來竟如
何說因來幸詳及然此須與雍也仁而不佞孟武伯問三
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不爲衛君殷有三仁管仲
如其仁數章相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
何所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皆望
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一夕視此凡陋
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守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
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
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
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謾錄六一觀遣入遽不能
盡錄其大槩是如此欽夫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為
然也拙齋深鄉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鄉書渠以為如何
前日方答此書了李伯問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
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
迷溺而不返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問

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蒲腔子
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
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
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
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為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體如
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
否墳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
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為託朋友宛轉問之
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為况益平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
意或託拙齋深鄉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之大耳比來
少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為
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
此耳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慘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
府曆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為高而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
者可歎可歎遊山開正即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
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婺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
耳欵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似亦非
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安健勝前此必
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
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龍實之入參時
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功

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
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
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
貫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揜只得
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
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
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造無足言者但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
耳潘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報書自言其

詳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居區處庶務亦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又不得書湖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與功役爲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貲因話爲扣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關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所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此但已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已久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爲教之聞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然亦未大有益爲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繆政或有所聞人還禹批誨至懇至慊愚頓見事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諄悉不能論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借盛府祭器祭服依倣製造有牒上幟府書儼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爲幸或恐有大不可携者得令

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力所未及
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其未便盡如古制度
也

木炭事申臬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為計幸復思其說以見
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民亂政不
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為不恕然亦只此數日
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蓋大憲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
但木炭事臬司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
遂臨行須臾上此奏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然近日兩
邑得同官叶力詞訴却粗衰少但賦租之弊未能有以寬
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
亦令整葺教養庶幾有嚮風者敝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
至懔至懔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即已行下
戒約及令住催下戶它負之可寬者矣又得鐫諭益信所
聞之不安更當申敝之自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
譬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懔切懔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押回公文
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
回牒復押去矣煩開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
誤以為所却不然別有他意也彼中慎府發書滿紙此等

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
僅若為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免煩僉判自往調護
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
可遣代之者甚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
旦夕遣冬書更當力請廢不又為吏民患苦也

某衰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
後期申省自劾勢須畧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
為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弊者
未知所以為計令人曉夕不皇都昌亦甚費力二十年無
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諄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
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
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劾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上
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
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關防則無復
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呈廟堂冀必得去萬
一如欲此助為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而論但日來愈覺
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丐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
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計至未敢將上度
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

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待與况士大夫
下爭商賈之利無恥至此亦何足邛近日冒編管建昌一
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
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
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爲疑幸爲白錢丈一
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爲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
以爲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
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
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爲
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
二後生欲往也

某請祠先遣入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
爲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
不爲久計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
得之亦是一兩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譴
逐耳昨緣收江溥親戚舡稅幾爲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
是草草出場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
言也奈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千兩也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答
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

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辭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間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爲矣比復苦旱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父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某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又不知所以爲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

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爲甚數日來欲略爲修整而不得功夫又無人能爲物色圖畫諸邑供來皆不可曉甚覺費力也楊僉之去甚失助新來兩掾似亦可使也少境西山有徐騎省篆書游帷觀大字及許真人并銘煩爲致一二本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垂諭它委勿外某鄉辱誨諭奉報踈率旣而思之殆無以答愛我之堂深以愧又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至此否家貧願隣富若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矣柰何柰

何

此間爲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族黃省幹同措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負皆不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者意欲懇南鄉爲同邑官區處庶幾下情稍通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爲重耳敢煩語次試爲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舡濟此艱阨千萬千萬其比日懍懍丐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三縣共得穀十萬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鄉事不知曾爲偵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登書云盩陵發策持論

甚正甚慰其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
 數人甚厭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
 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
 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
 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
 何以副其實也南鄉已到此相慶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
 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
 闕或為諸公所留耳告 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
 此乃軍糧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軍糧尤不可闕者更
 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屬縣無為阻節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為印寄更煩於太

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會要作六年更詳之六

月以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未並告錄示此

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

人回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

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

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

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露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

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
 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
 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下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

如期解去。其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某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柰何柰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某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撰得四百千省半。是糶米剩錢半。是某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丈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項椿管。以俟其報告。爲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某已識之。并煩爲致意。早得一報爲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爲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帟幙蒙蔽。舡窓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旣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爲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某未去間。有定論爲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

耳白鹿田誌已撥正牒教授俟彼回文即可支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雖未必
皆合古然庶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
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
之耳其實皆當遣人間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爲盡善但恐
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
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商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爲人所擠而罷今能
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求鄉主簿老兄尚留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遽未能別
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
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己生以得

未生之卦也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
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
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皆自未
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
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
同蓋從中而分自此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
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成後便寄
去近望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
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更同爲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
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者得爲使畫以來幸
甚

向見楊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畧備亦嘗傳
得而爲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爲借抄錄一本校令
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趙守刺得一板流行亦佳此非
僞學想亦不至生事也五老新瀑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
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
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
可此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
板本聞幾有焚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
果然否耶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爲人取去
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爲煨燼之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鑊板甚不費力
况非僞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旣爲定藁必已能盡
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
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
發夢寐也

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
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耆相繼物
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恍然
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
至其下嘗記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誼素墨徒以悵
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

其謬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多錯誤恐難會了無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耶劉婿得依餘庇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

其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婿幸得托庇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其間肯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

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不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為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求鄉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某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饑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為之時遂不免申奏對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為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恐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此稅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且乞減徐
守所增中二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可得其它恐亦難料
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
彥爲况如何聞求鄉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
它處真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盡其形
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
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歿遂不敢議今乃
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
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
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弼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州郡
之理渠自張皇亦一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尤求遠之利也諸
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
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
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
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
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
未盡也

張廣文別後遽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
其家也

末鄉所喻不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禾彛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
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
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少定寫得
別本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虚心涵泳切已省
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爲况如何書來不及言蒲平安之報何耶

去歲災蹇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無聊屢至
危殆忽蒙除用儼祠未獲近乃見次又已有奏事之命不
免遣人復申前請行一月矣至今未還不知事竟如何或
不得已即須到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
也向承錄示藥方極感留念今脚氣已漸輕秘結却變成
滑洩矣大率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近復修改一兩
處未畢俟印得即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
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爲淫巫瞽史之學其亦
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
不足置習中惟有致知力行脩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
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
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
容他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然儀
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
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

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
二呂在此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良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人索詩
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紹興癸酉九月

晦日紫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斧子去採玉芝還歸來
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見了肺肝探囊出刀
圭生死毫釐間相逢瘴海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班
衣有餘歡謝師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棲居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充棟宇擬

陳車馬次門間移床客去邀明月送酒人來異迹書縱使
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爲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點兒嗔

題米倉壁

度量無私本至公寸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莊周見剖
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憇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無酒飲不
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無鐘鼓只

有虛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秋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兩不堪塵事繁人心事遠濯
纓何必在江潭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予慙慙千里來校罷遺書却歸去此
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偏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論舊學歲
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以下見別編臨江集

聞道山中客年來鬢欲皤靜便三徑小貧覺一身多且喜
詩無病從教睡作魔故人今領袈猶足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况入芝蘭室又聞金玉音與君
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因得重尋

登閣阜山

疊疊層巒鎖閼宮我來舊地訪靈蹤
仙去後無丹竈
子今成白髮翁

一泓泠泠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
祖師成道冲天去只有無窮受錄人

送單應之往閼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柰爾何
若到名山高着眼洞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
浮丘如今不及臺邊水長

向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去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
爲我中間留一榻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笥山連都水坑拂雲樓殿對崢嶸
君歸後夜無餘事卧聽寒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上馬古城隈
相望兩地無多遠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泠泠古木亂蟬鳴
倦人一去鶴不返劍客重來丹已成
靜對竹爐煙縷直細看月窟桂華生
此身舊有蓬瀛約玉簡歸來問姓名

尤溪縣學觀大閣

尤溪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層觀麗扶桑未鼈碧瓦無地散
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徒倚忘情魚鳥共徜徉應觀
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頰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按大全集但有秋字韻不載此

鷗字韻馮本有之或云先生詩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集軼之以下見南康

集

匡廬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踈山顏轉清幽向聞
有絕壑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躋攀欲其
深泉石固所求况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
下鳴青瑇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

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恣夷猶仰歎雲間鷗俯羨谷中鷗
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虛名付忠武城迹慕巢由是間
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橘崖蜜易歲收西源有老
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丘先生且無然但
作一月留俟我有决計它時卜從游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經重構舊
事難追更持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誇文字賦三都同來
况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未踈

西源居士斲寄秋蘭小詩為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斲蒼苔却憐病客心一齋冷帶
雨和煙遠寄來

記

至樂齋記

以下見大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寓舍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窓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譎詭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奕之數皆以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人蓋莫窺其所用心而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嫻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况敢爲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

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曰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茲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勃然而闢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次以爲公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安朱某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旁之二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東榮也凡茲棟宇皆亡所改於其舊惟鑿牕牖以俟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願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憮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未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肅白以祗承明詔某爲縣長吏敢不以_于于_事即事_以以禮舍菜

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等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放祭澤于宇內
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王聖
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
德也邦有彝典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庚午迪功
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茶酒果之奠託友人
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
生遊而吾師魯又不鄙某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

上蓋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不可
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如師魯之才之
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
不隕涕相吊而况高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某形疲
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
并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
哀哉

祭文

先生之孫馨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
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某**太夫人**某**氏靈筵曰我昔貧
病掩關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遊既往既來十有頌久義
薦情親謂我昆友我相其死原曰也德抑母之

賢惟母之賢聘

名族德

祥雍

或其二子學

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子適騫以
翔遽以憂躋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
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醉嗚呼哀哉

題跋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彙

先君子志尚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
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
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仕於朝爲之延譽甚力然竟不
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幼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
爲人之大畧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
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

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世厚而不忘也
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旣而先生之子
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
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爲我識
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禮之大端耳若夫反
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
祛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
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
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
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彙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

引歐陽虞褚

並稱墨妙爲據三君體法爲世楷式賞女爲物軒輕在
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
避地來南一日料檢行度得歧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
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爲之驚喜過望書其
事以示子孫建炎已酉夾鍾五日維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鄉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
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
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
落殆盡而及見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大息淳熙戊申五月
既望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先生之曾孫
主簿家藏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回不足怪

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矣豈其後人有惜是
書而不忍棄者託爲是語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其爲
龜山之累也甚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
已酉夏將樂鄧綯爲寫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細讀
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文不類其僞妄
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某書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仙遊洪震夫家藏

楊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尸解而逝今觀此卷非斯
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折桂院行記

以下見南康集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
此未足觀少上當益竒曰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

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
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
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
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
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鄉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
遠長樂黃直鄉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圖
法令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某仲晦父題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淳熙己亥季秋北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奉同高川蘇史君
莆陽詹別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丞公盱江史版祿朱新
潘丞公善化陳明府南康卜隱君邨鄆段議郎同寮揚子
美元範王之才董恭父奠故屯田劉公墓起飲射解射亭

盡醉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求仲晦蔡季通汪清鄉程正思鄧邦老陳彥忠萬正
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三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朱某奉處士叔父同王南鄉俞子壽吳唐鄉李秉文陳勝
私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已甥魏愉季子在俱來觀故張紫
徽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尋真觀

新安朱某仲晦求嘉薛洪持志求嘉張揚鄉清叟縉雲王
仲傑之才會稽陳祖求慶長臨江劉清之子澄長樂林用
中擇之樂陽趙希漢南紀宜春彭樓子應宜春彭鳳子儀

溫陵許子春景陽廬陵郭植廷植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
彥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甫田傳公弼夢良
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石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俞李清來翁子
在甥魏愉從

題棲賢磨崖

新安朱某奉陪高川蘇史君閨中錢別駕簽書揚子美博
士楊元範星子王之才武寧揚子直邨鄆段仲衡濂溪周
師溫因遊卧龍遂至玉淵三峽門入丁克王翰甥魏愉幼
子在從淳熙己亥四月上休日

題疊石菴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卿俱來覽觀工山之勝樂忘
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愉侍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祈君之子真鄉淳熙庚子夏五月丙
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彥得之吳唐鄉以語晦翁翁
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

張以道將之荆襄寫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十九日晦

題所書古栢行

右杜子美古栢行朱仲晦爲王之才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建安吳應燠家藏湯東坡跋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
 見性為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
 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
 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
 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
 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為體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者情也
 而心之所以為用也蓋所謂降衷于民有物有則者儒
 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
 所

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

養性

已而不失其本則性正而可以應物餘矣如是則情之

所發亦無不見其分別給之

與

其指

者實

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至其所以識
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所謂見性者又未嘗
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
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為已累而盡絕之雖
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
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之不得為見性則聞
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彼曰識之何以不同而

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耶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
統性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
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
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
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
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
一者以應夫萬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
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
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
目以口說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
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二而主
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

劉氏用

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
夫
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耶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蓋有
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
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邪曰是其心之用既不交於外
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寧而切
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所失也近世
所謂看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
蠲削錄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
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釋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蠲削錄之論其有稽
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
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
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
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
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
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
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
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
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
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
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摹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
知罽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一而負覺所謂四大各離今

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尸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及其根
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
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如結壇誦呪二十
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龕鄙俗
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
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
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
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
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
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
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
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

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
巧濼淳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
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
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蠅削錄之一言而已哉且又
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
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
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
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惠
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
古號爲士大夫如揚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
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
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

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見臨漳語錄

伏覩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遂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以西廊杜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為第一在東序

冉耕為第二在西序冉雍為第三在東序宰予為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為第五在東序仲由為第六在西序冉求為第七在東序言偃為第八在西序卜商為第九在東序曾參為第十在西序今廼以冉雍為第一閔損為第三冉求為第六仲由為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為琅琊公鄭公為東平公薛公為下邳公齊公為臨淄公黎公為黎陽公徐公為彭城公衛公為河內公吳公為丹陽公魏公為河東公成侯為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為得之而此圖獨闕泗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况以下當在東廊公羊高以下當在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為

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聶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即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訖其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

日所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作犧當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或只將其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牴牾吾來如蒙別行鏤板即乞檢

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享先聖章疏指揮並行附載仍
下州郡並將舊本批鑿

啓

回余衡州 秀實 衡州之孫師魯家藏

賦祿真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之頒顧修
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溫
問學有原盡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坐觀作者之典刑
蓋升臺閣之職猶屈江湖之守方慕先賢之治益觀美化
之成鈴閣少留姑慰遠民之意璽書亟下遂還近侍之班
某久仰英猷未諧良覲同寅有望儻分南服之憂歸賦可
期即返東臯之樂

回王正臣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脩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
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
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
指歸絕業光明庶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詎以華牋仰褒
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回衆解元

以下見南康集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設枉於
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解元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
出膺續食之求足爲勸駕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
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
俗不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脩身之
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六經之功庶無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槐市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
華牋波味以還感藏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爲育
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
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以酬盛禮惟古人爲己之志當
有餘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違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見臨漳語錄

其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
首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
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覩新汀州知錄
蕭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
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錄之任兼同主管縣
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前州學施學正
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
所嚴凜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次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
涉察其志行久益可覩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齒雖尚

少學已知方求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
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脩游
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度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
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
邵間里推尊經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聞達
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三年正月初二日牒

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 以下見南康集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
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
目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
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右給帖付貢士楊
日新準此充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帖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
跡經歷五代號為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
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蒙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
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
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
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
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勅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
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至偷盜文籍侵占田土
及過往之人妄有搔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右出榜白
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申諭耕桑

當職二月十五日依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
勸農文榜并先來勸諭耕種田土勸課農桑及星子知縣
王文沐種桑等法文榜發下三縣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
訖續據王文林申到勸諭種田方法充爲詳細竊慮都建
昌縣人戶未能通知今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迓相
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用力旣勤必有豐年之報再此
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辛丑勸農文

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凋裂累曾出榜反復勸諭自從
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深
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
招致旱震使吾父兄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求

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
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爲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
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旣可期稻又可
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
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
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強食自愛
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
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
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
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
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旣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
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

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
八年二月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如此俊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
寥曠絕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敦請新臨江軍新淦
縣尉 [REDACTED] 就軍學傳道堂主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
講書次日覆三八出題四九日納課擇精勤者書考以示
勸無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
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
焉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
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
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
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
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又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
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
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
各已散歸山林閒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
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報

勸農民耘草糞田榜

雨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苗拔去草根多用土
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月半以後不測下鄉點檢將田中
有草無糞之人量予夫罰的無輕恕六月六日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切其秋災久早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今勸人戶
趁此天時多耕開種接濟口食其有無地可耕之人及有
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
經縣陳請布種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權給一年其有情願
求遠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五年
稅料即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廣行包占狀外
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
子利充賞本人仍別科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
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量力請佃官
地務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淳熙六年九

月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
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二日爲
頭五十文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賑卹糶糶事件

竊見軍境久闕雨澤深慮細民將來艱食合預行招誘客
販米舡就軍出糶并勸誘上戶停蓄以備緩急措置事件
下項

如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狀看驗稅物訖
令允于寨內捐泊出糶即與免在城稅錢三分或有糶不
盡之數欲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

去歲可關防欺隱通流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尋以牙人糶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糶常被邀阻多抽牙錢
是致不肯住糶合嚴立榜賞止約許從民旅之便情願交
易庶得牙人不敢搔擾使軍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
張掛曉示如遇客旅與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
糶糶如牙人不遵今來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被擾
入畫時具狀經使軍陳訢切待勾收犯人重行勘斷追納
賞錢入官施行

米斛到岸雖欲出糶然貧民下戶不過斗糶卒難轉變錢
物未免留滯須當勸諭上戶及時收糶不惟他時可濟荒
歉於停蓄之家豈無宜利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戶
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斛事

照對旱傷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細民食用
切慮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况今鄰郡州縣收成正是
客旅興販米斛之際本軍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放免本
船雜物稅錢招納米斛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
務亦合依此措置招誘米斛候有米斛到岸即將常平米
斛住糶準備將來支用七月十一日帖都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并管屬縣日近以來闕少雨澤見今祈禱未獲
感應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
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
耐牙錢之類外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

此他行 月十五日

并勸修築陂塘

契勘今歲旱傷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禾致令乾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淺漏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并諸軍縣借米喫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申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貸指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招誘客人米艇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糴食用與免收納雜物稅錢今來漸有客旅與販米斛到來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許令牙人并有力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

濟合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係稅之物入城貨賣辦糴口食若依近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將客旅步擔與販紗帛藥草絲綿雜物依舊收稅外其餘鄉民應有些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禾穀

照對三縣管下田禾雖是旱損其間有水源及可車存去今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之人聚集偷竊禾穀合行下司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巡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尋常文引勾追欠戶更不於引內批鑿欠是
何年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泛稱積年拖欠及追人戶到
官多是人吏作弊不問所欠多寡例將斷罪是致小民憂
疑不能安迹合行下諸縣約束如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
憑由明言批鑿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之人
依限赴官送納

免流移民舡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舡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並與蠲免
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因病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
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遞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

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遇有過往單獨飢餓因病之
人即仰所到店戶不得遞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
驗實量給口食臨安痊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時報
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

以上七月十五日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久闕兩澤田禾早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
客人興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戢減尅牙錢之弊
勸諭前來出糶目今日逐有米不闕軍司亦已行帖都建
昌縣及委官依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米赴縣住糶及勸
諭上戶將所有米斛相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應接
民間貧乏云訖切慮向去富實戶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
使民困乏不便合行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

預米錄上戶及闕食之家如后七月十六日
某都決其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贍地客外
有米幾石可糶即鄉例糶數開客戶姓名米數併佃客地

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
不闕仍各開戶姓并佃客地

一中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
名取見佃客地客

一下戶合要糶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

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

幾口兼經營

右件如前並是著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無詐冒重
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交官審實挑覆却有不實
去處甘伏重罪不詞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
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
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處今據星子都昌建
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
清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
據稅力陳德祥等狀披訴所佈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
有乾稿不道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

劉建用

官公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六軍除
已依條施行及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管
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以上七月十六日

施行旱傷住官物一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早禾乾損已出榜曉諭人戶依
投訴旱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稅外有去年秋零少
多及今年夏稅全未納及分數緣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
及本軍軍糧之數雖是今年早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
而訪聞諸縣催無術不免決撻保長搔擾人戶當此闕
雨之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住追催一月色保
長人戶奔走期限例遭刑責費去車水工夫今仰人戶各
體此意速相告報於住催一月限內自備所欠各赴

倉送納上以應副官司起發網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戶
不物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營求備
將來闕食之患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使司已行
下三縣推舉管下富實有米上戶并自能贍給也佃客富
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
却有營運蓄積米穀錢物之家敦請赴官以禮勸諭承認
賑糶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
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檢準前項條令
出給公據付入戶收糶米斛回軍賑糶

在共上戶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

項字非價銀一十七文足

星子縣勸諭到上戶三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都昌縣勸諭到上戶五十九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千九百八碩五升每升價錢一十四文足

建昌縣勸諭到上戶九十一名共認賑糶米二萬八百碩每升價錢一十二文足以上七月

約束舖兵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曆及黃旗綠匣急速前去兩縣追會旱傷事件須管遵依台判日限時刻仰舖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縣於曆內批鑿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離縣日時責付舖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

以囑心稽考違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使軍照對管屬呈于都建昌縣人戶陳訴秋田旱傷使軍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帳繳申使軍切待依條差官檢視減放苗米所有近水鄉分可以車卒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戶將旱傷田段套同得熟之田影帶披訴今檢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勅戶部曾尚書劄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法聽人戶經官陳訴差官檢視蠲放稅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戶計囑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澇去處所委官憚於往來檢視則貧乏下戶不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諸路漕臣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依格式於

限內將冊錄白本戶砧基田產數目四至投連穴前委
自縣官將砧基點可坐落鄉村四至畝步差官覈實檢放
如輒收妄移豐熟鄉分在旱傷地分僥倖減免許諸色人
陳告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給告
人充賞施行若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治重寘典憲取
進止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兼照檢踏災傷在
法差官同合佐詣田所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合
委官前去三縣鄉村究實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
榜星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實投帳以備差官檢放如
有將得熟田段影帶被訴却致被人戶陳告定依條斷罪
追賞施行七月二十四日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溪澗或有
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輸納又有邊臨大港
并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接救田段皆是人戶自入夏一
乾之後合家老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稻十中
只有三五分熟者即行比做自熟之田究見其數斟量輕
重別作一等優卹兼有無水車戽全然旱死田段切慮人
戶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縣鄉分分委縣官趁此未
曾收刈之際躬親下鄉遍詣田段地頭親自相視仍關叫
耆保并人戶指證供結罪賞攢類開具供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而生事乞
覓保舉等語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隨行人不得打擾保

正
仍立賞賚給文榜付檢旱官隨行張打約束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火雨澤見不住據人戶經軍縣陳訴旱傷切慮細民不易理宜寬卹所有人戶承賃官私房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權行減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以上七月二十九日

諭人戶種蕎麥大小麥

仰人戶趁此雨潤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據學生馮椅劄子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戶已是投詞星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之弊名色非一不敢

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所收則謂之醋息錢直日司乞覓則謂之接狀錢已下案案吏乞覓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旱帳則謂之投帳錢官負下鄉檢踏供帳民戶着押社司乞覓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負隨從人吏於保正名下乞覓則謂之依付錢官司行下蠲放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數數乞覓則謂之苗頭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民而民之糜費乃至於是人戶既已困窮坐受其弊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縣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檢踏官隨行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合干人依前乞覓前項逐色錢數仰人戶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本縣拘收犯人申解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

各令

月初一日

加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得邀減牙錢之類外切慮牙人并稅務專欄不依先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有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文省榜市曹并稅務檢稅亭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行與販米斛前來出糶贏落利息如稅務專欄等人并米牙人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仰各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論切待追收犯人斷罪追賞施行八月初四日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目今外郡客人興販米穀到星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口岸出糶多是豪強上戶拘占盡數收糶以待中下年穀價騰踴之時尙收厚利更不容細民收糶事屬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戶不得獨行拘占盡數收糶許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段蓋欲趁得人戶未及收刈之際略見荒熟大槩的實分數然後豁出熟田細檢荒旱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緣荒旱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子知縣三文林躬親下鄉兩日之內多歷都分見得荒熟田段分明民間咸樂其來不以爲擾都昌權縣孫迪功亦已見行視所見災傷等第人情苦樂皆有條理獨

有言
一縣地理稍遠未據申到却訪聞得本縣官吏認法意欲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委是繁碎不惟重優災傷人戶亦恐枉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束

且如一坂之田大約百坵內有三五十坵成熟即指定是何人田段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內不在將來檢放之限如一坂百畝只有一二十畝稍稍成熟即不須逐畝抄劄留與人戶充收牛藁口食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犁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檢放

或有田面大槩黃熟而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却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後誤被抄入熟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為不便今請便行貌約多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犁翻種麥

如今來所檢熟田數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人戶量留穗稽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籍江西豐熟州軍客旅興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行散出文榜招誘興販前來與免附載雜物稅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有興販米穀舟船州軍妄以雜物為名倚收稅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望為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行下江西豐熟州軍許令商賈從便興販米穀向下以

來

民

間

食

用

仍

乞

嚴

行

禁

戒

色六
和全度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踴

約束米牙不得兜攬搬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人兜攬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擡價直用小升斗出糶羸落厚利遂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行約束

約束質庫不許開閉等事

契勘質庫戶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入不為不多纔值早傷歲時輒以闕錢關閉邀阻遂致細民急切闕用無處質當兼目今闕雨澤城市古井多被有錢之家拘占夾攔不令衆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卹今訪聞乾道

七年被債豪強之家為緣旱傷人無以償多被強取去猪羊以至入其家搜奪種子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并桑園田地低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業之人本軍雖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卹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闕口食委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來人戶恃頑不還官司即為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際強以此些小錢作合字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貫立契字未及踰時即行填扭預先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顧克奴婢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

初八日
臣丁淑廷諫訴旱傷事

據 予去諫劄子述夫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成法
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
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
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以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
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回視屋
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
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
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思反其鄉里矣遂行下當縣取
會五斗以下米單各申軍不待檢視先次並與除放施行
八月十二日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使軍令照近據管屬呈子都昌建昌三縣人戶陳訴田禾
旱傷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
後據進士邵良劄子竊見官吏下鄉檢視田畝略不問及
人戶旱傷去處惟於每戶帳狀供其所熟田畝亦不問所
熟分數但勒令供作全熟田畝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
顧駭惑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秬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
安有五月中旬一兩至今而有全熟之理雖陂塘脚下及
近容水去處間有熟者然賴車岸之勤所得不償所費而
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都言之惟麥坊
劉坊大寧余干之旱為尤慘雖或一二分熟者然大槩顆
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旱田二十分之一誠恐官司
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些少熟處
適所 旱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 以為

今歲... 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年暗折入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覺相踵且今此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早禾可恃而已如此者雖亦糊口迫之誠以催科之窘且深為後日慮而畫此至無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戶多為小人誣賴故闕乏之際有力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戶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烏有赤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之計彼將何措此蠲租之惠尤鄉民之所深望也昔唐制旱七分租庸調皆免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 八月十七日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市闕米出糶切慮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糶米斛出糶應接細民食用 八月十九日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契勘今歲旱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段外有旱田人戶一面犁翻種麥量留根查聽候別有官前來檢收切慮遊手脅持之人見人戶旱田已經犁翻耕種妄作鄉村虛聲首熟欺詐乞覓使善良人戶不敢犁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業今仰人戶知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查以備檢放一面犁翻種麥免致失時如有似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人戶經官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

抄例乞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
委官抄劄口賑糶賑濟戶口人數申軍及照得乾道七年
旱傷係蒙提舉常平使司支撥到池州太平州蕪湖繁昌
等縣常平米五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
糶賑濟遂具申常平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押前
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舉使司支撥信州貴溪縣常平
米五千碩差人前去搬取及支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
付軍收糶米斛賑糶少上八月
二十七

再諭人戶種二麥

使軍累行勸諭人戶耕種二麥蓋為今年荒旱不比常年
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有未施工處顯是頑
慢已帖檢旱官并行催趣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
此曉諭各仰知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戶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戶姓名大小口數申
軍尋將已申到帳拖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
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
逐都塌畫地圖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
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
賑濟人戶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
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
六月初十日

行下三縣置場

照... 三縣賑糶賑濟人戶大小口數畫圖結
甲務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場去處委官斟量地
里遠近分定置場去處各縣水陸地里若干其勸諭到上
戶賑糶米斛亦合接隸近便赴場去處以憑施行續據三
縣申置場共三十五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昌縣置場
一十七處 九月十五日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下三縣散
榜曉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廣種二麥接濟將
來食用如有惰農耕種失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
其貧乏無種糧之家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即

給令上戶收執遇有下戶借貸麥種糧食即令就曆批領
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不還官為理索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務使人戶
不至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二麥接濟契用非不
叮嚀當職近因出郊相視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
蓋緣人戶打穀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闕
種糧可以佈種然其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荒旱
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糧種遂致因循今仰人戶速將所
收禾穀日一打持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墾其高田堪種
麥處即仰一面種麥其水田不堪種麥處亦仰趁早耕翻
多... 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其得熟八戶當

念辛得收成常生慚愧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力多種二
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人戶當念既遭此難
尤當勸之少種食物方可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
戶無種糧者上戶當與憫惻之心廣加借貸目今施惠既
可以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幾過
此荒年各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此榜示仰人戶
知委 九月十二日

革住米缸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糶米斛如遇米缸到岸內過稅缸隻收糶
三分住糶米缸止糶一分其住糶米缸法格並與免收稅
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動是數隻到岸於內却將一兩
隻作住糶結計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稱就市糶訖

却將在缸住糶米斛黃夜撇停往過稅缸內隱瞞官司合
行出榜約束 九月二十日

行下場所革住米缸隱瞞

照得賑糶場近緣住糶米缸客人結計牙人虛解牙錢黃
夜撇傳米斛往過稅米缸之內隱瞞官司有此欺弊遂出
榜河岸約束今來尚慮住糶客人雖依曉示在市出糶切
慮關防不盡合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糶米缸即令城
下稅務看驗具數關報賑糶場本場權住出糶令客人搬
米進場從本場差人監用本場升斗自行出糶接濟細民
日報糶口示數糶足為給關子放行庶幾杜絕隱瞞官司
之弊 九月二十四日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勅本軍今歲年傷細民闕食遂行下三縣抄劄到合賑
糶賑濟戶口人數已行措置賑糶賑濟所有本軍城下常
平倉見存米八千八百九十三碩二斛六升五合
二勺除今年八月內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斛二升
四合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斛四升四合
八勺係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糶到數目價錢不一其
米經年在教內有結冒陳損無照今年七月內管屬建昌
縣闕少米斛出糶所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
升計價錢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舉使衙照會去訖所是
見管和糶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米經年陳
損與受納到入戶義倉米陳損色樣一同依市價每一升
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照得上件米係是當來委官和
糶到數目切慮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
衙照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應接民間食用庶幾飢民
不致流移 十月初五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勅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州縣通放到
客米舟舡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日糶數少阻滯客旅不
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錢依市價兩平交量收糶客米
以備賑糶應接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
中糶更不即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切慮
合干人口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束限當日交量
即時當官支給價錢如違將犯人勘斷 十月十九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功管下州縣細民闕食使軍遂措置支撥錢差人前往州縣收糴到米分撥兩縣出糴訪聞合干人將人戶所支並不依實支量公然作弊減尅今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測捉人戶所糴米三兩戶當官覆量如有少數即根究解人赴軍十月二十日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食及無米支遣軍糧遂多方借兌官錢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處州縣收糴米數回軍賑糴支遣及檢準 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搬販及近降 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鄰州越訴及準今年八月十九日 聖旨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

縣有遏糴去處許行越訴本軍遂節次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糴去後已承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糴米穀放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建昌縣管下二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糴靖安新建縣鄉人米斛欲裝上舡覩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綽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新縣差人越界釘斷建昌縣管下三陂潭德交口陂水把截不放舡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差保正隅官防護所糴米舡今於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保正等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糴米穀申乞施行本軍今照差去公吏呂棋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糴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差見行 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八日專

降人越介前來建昌縣管下三陂把截釘斷水口不惟本
軍所糴殺百端攔遏不行通放有誤服糴支遣至於客
販米穀舟舡亦不得往來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
江西轉運司照詳前項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按劾
仍通放米舡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本軍所糴米舡
并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彈奏施行十月初五日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請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禾綠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稿不通 以申乞委官檢視除放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戶供投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 具詳 戶月官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選委迪

功部 一人 毛十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郎毛子縣
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郎司法參軍陳祖永
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躬親詣旱傷田段地頭逐一對
帳檢視續據所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戶災傷田段共放
過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斛二升三合一勺申軍本
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管催人戶苗米
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斛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
數內除豁所委官檢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
斛二升三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
十九碩五斛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具奏聞乞
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縣檢放實催米數下
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倉部及申轉運司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合六勺已
委司戶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放計八分
二釐二毫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檢踏放四
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

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管催米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一合四勺
八抄七撮已委星子縣主簿李迪功同權縣孫迪功下鄉
檢視

檢放米一萬六千八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八分一厘
三毫 小方 五斗以下一千八百六十四石八斗七升

七合

所委官踏放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九升四合
實催米一十六百九十九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萬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四勺六抄
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七石七斗八升放七分九厘
一毫五系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萬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 係糶米人不到於簿曆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監 押

號式用青絹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處

窓 交錢處 裏門 量米處

門

總簿式

使軍

簿一函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

曆頭 號批鑿牌曆對填米數付人

戶令
其親
者實填所糶米數俟結局日繳申
年 月

天字
牌某都某保某人逐次
請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都人戶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五日一次赴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場請賑濟米	閏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使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	用	縣	印
字號監	押					

賑糶曆頭樣

使軍
所給曆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賑糶之人
如覺察得或外入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兒 口每五日費錢赴 收糶

如糶 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並五日并給閏三月終止

如 大人二升小兒一升

右給 年正月 日給

期適用

使

把

正月 日

正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抄劄到闕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并支常平倉見管米斛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為頭賑糶賑濟至閏月終住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

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若干訖依數支米訖印子各六枚各三十五箇并合干人青絹號云某處監官隨行人吏某斗子某人使押并置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簿曆給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一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十字文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糶米錢合於賑糶賑濟

勅正

特

林刺入截作兩門兩重

通一人

外門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外門之側為一窻後來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擔脚仍鈐束合千人不得減刻斛面

官司米穀並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令各家自用客津般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即就各家見安頓監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擔擎糶米人戶般送每石依上項計里數支雇米水路即本縣和雇人般裝錢比陸路

減半支其人般食米並於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即令本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即令監轄官具糶過賑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元兌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般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千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有保

正

刑旗引本都保下輪

赴場

資

是以官逐隊叫名保

引保長保

以若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請憲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手記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請憲交錢上戶米錢自行常平米錢縣司差人吏當廳交納交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人戶逐都各置綃旗一面或用綃或紙後便各書逐場都各異色保各置小旗一面第幾都第幾保字

其都之色

以上十一月二十九日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力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椿管準備將來賑糶切慮其中有椿不及所認之數有誤指準合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椿管米穀數目如有闕少即請嚴責近限計置椿管數足十一月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旱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立日式行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初一日為頭賑糶賑濟去乞數內合賑糶事件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

老

依

小作六次文給

憑據日